



散文随笔

## 缅怀庄老

□ 任镜波

庄炎林同志比我大13岁,我尊称他“庄老”。他为人随和,一直叫我“老朋友”。这可能是我们认识的时间长一些的缘故。

上世纪50年代,他担任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时,我在省教育厅工作。因为工作关系,我常常到团省委找学校工作部的陈学辛、陈宁、郑守钧等几位同志。陈学辛是学校工作部部长、庄炎林的第一任夫人。在同他们的交往中,我有时会碰到庄炎林。他长得十分英俊,而且非常热情、随和。他见过一次的人,第二次再见面时,他都会主动跟你招呼、握手。有一年,他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,买了一些苏联的糖果带回来,分给团省委机关的同志。刚好我到那里,吃了一颗,还带回一颗。

“文革”期间,他被下放到闽北的邵武县。当时我还在南平市,有一次去邵武办事,便顺便去看他。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,泰然自若。他说他天天游泳。有一个早晨,寒风刺骨,他到河边脱掉外衣,搓搓身后便涉水向着河流的最深处走去。

这时,一个农民路过,见状便大喊起来:“救人啊!有人跳河了!”结果引来一大堆人,落下一个笑话。

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为了集美航专申办学院的事,我常常到北京跑动。每次去北京,我都抽时间去拜访他。1994年,退休后我曾筹拍一部题为《集美之歌》的电视纪录片。我打电话请他当顾问,他满口答应。过几天,他便给我寄来题词:“集美校友遍四海,创业光辉耀五洲。”以示鼓励。因为种种原因,片子没拍成,但我始终记着庄老的这一份情。

1996年,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举行百年华诞庆典,我们都应邀参加,在新加坡相约而遇。他的第一任夫人陈学辛已病逝,第二任夫人雷应申来了。她也是一位热心人,性格与庄老很相近。庄老在新加坡生活过,出门时他象个导游。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。

陈共存先生是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主席,请我们参观国家公园。公园内外有许多盛开的兰花。庄老说:“在新加坡,兰花

叫‘胡姬花’,是国花。”这里还有李光耀夫人最喜欢的一种胡姬花,颜色、造型都非常美,而且还散发出阵阵的清香。庄老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父亲与陈嘉庚深交的故事,以及他父子在新加坡的经历。两代侨领,一心爱国。

改革开放后,集美学村的每次纪念活动,庄老夫妇都会应邀参加。他们每次来集美,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参加集美大校董会开会,我都会去拜访他们。他夫人或唐秘书都要庄老和我一起照相留影。一二十年了,每年的岁末年初,庄老都给我寄一本与名片差不多大的袖珍本年历,上有庄老自己写的《新年感言》,还有“世事六然”“人生六是”“修身六炼”“人品六为”“行为六利”“为人六乐”等等,内容丰富,四言、七言,均有押韵,读起来朗朗上口。

2015年,他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。他给我打电话,说:“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挂纪念章时问我:‘身体好吗?’我说:‘没有问题!’习总书记笑了!”他还说:“习总书记给你们总会回信,是总会的光荣,也是厦门市的光荣。要很好地宣传、弘扬嘉庚精神,凝聚侨心、侨力,共圆中国梦!”

庄老是一位老革命。1937年,他才16岁,就参加淞沪抗



战上海童子军战士服务团,尔后参加广西抗日学生军。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他参加过昆仑关会战,在一次炮战中,一发炮弹就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爆炸,身后的一头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。他说:“我是幸存者!”他的身体是奇迹般地健康,曾被誉为“中华第一老铁人”。

2019年10月18日,他和杜豫同志来集美校友会馆看我。雷应申同志去世后,是杜豫同志照顾着庄老。她是部队医院一位退休教授,是庄老的保健医生,也是庄老的“外交大使”。我和庄老交流了一些怎样制作美篇的经验后,她便给我介绍庄老的生活和健康的情况,以及庄老的一些想法。她说庄老想为“一带一路”做些高层次的工作,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个协作的单位来共

同商量。我马上给集美大学发改处梁振坤处长打电话,请他设法帮他与集美大学合作。11月3日,杜豫同志又给我打电话,说:“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,庄老说一定要请您这位老朋友来吃顿饭。”我约了集美校友总会副会长宋立武先生一起去。因为宋立武的岳父是庄老的好朋友,他们也常有来往。吃饭的时候,庄老谈笑风生,我们都很开心。没想到这次聚餐竟成了永别!呜呼哀哉!

中新社发布的讣告说,中国侨联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庄炎林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0年7月27日7时57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8岁。我很纳闷,庄炎林同志是1921年11月出生的,应该是享年99岁才对。若算虚龄,也该是100岁了。寿终正寝,遗爱人间!



## 都是出于爱

□ 陈彬

陈嘉庚长到十六岁,母亲才又生了个小弟弟。这小弟弟,名叫敬贤,长得十分可爱,一对大眼睛溜溜地转,聪明敏锐。母亲爱若掌中明珠,陈嘉庚对他也爱得用心入命。

小孩聪明有得娇宠,十有八九顽皮淘气。这小敬贤也不例外。

小敬贤两岁时,陈嘉庚就南渡到新加坡跟其父亲学商去了。三年后,返梓成亲时,敬贤已五岁。他活泼好动,成天和村社中的小孩玩耍、斗殴,不是被人打得头破血流,就是让别人拉着上门告状。母亲又是爱又是怜,又是气又是急。除了带着他登门去给人赔罪道歉外,无他计可施。陈嘉庚又哄又劝,连教带骗,但效果甚微,因而总是为他皱眉叹气。

这一天,稍看不住,小敬贤又溜出去了。不一顿饭工夫,就哭着跑回来了。衣服撕破了,头上又添几个鼓包。母亲把他拉过来,为他擦洗。看到他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,母亲不觉伤心地落下泪来。母亲落泪,嘉庚伤心。这时的他,对敬贤不仅爱、怜,还有气,莫名的恨。恨他蛮野,孽性不改。

母亲还没把他的衣服穿好,

外边就传来一阵叫喊声,粗言秽语教人难以入耳。人家骂上门来了。带来的小孩比敬贤大,可额上有黑色的凝着的血迹。乡下人说:会打打身,不会打打脸。你敬贤青一块紫一块谁看得见,可他头上滴血是明摆着的。血,可怖。流血常常能赢理。

照例的赔礼,称不是,赔钱,送东西。人走了,抛进门来的是“祖宗、奶奶”的一阵骂。

母亲一生烧香拜佛,行善积德。如今是牙齿打落含吞,一时如五味瓶,咸酸苦甜辣混在一起,竟不知是什么味道,抽抽噎噎地哭起来:“我前生犯的什么罪孽,今生受这样的责罚?”

陈嘉庚早憋了一肚子的火,对母亲的怜孝之心,使他火上浇油。怒火使他失态。他一把抓起小敬贤,顺手拿起一条绳子,冲出大门,把小敬贤绑在树上,一阵抽打。

打在敬贤身上,疼在母亲和嘉庚心上。晚上,被抽打的敬贤早已入睡,但陈嘉庚却还在辗转反侧。

“打了才自己心疼。心疼你就不打。”温柔的新娘子张宝果看到丈夫睡不着,也动情了。

“我想办个学塾。”陈嘉庚说。

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倒是把

宝果弄糊涂了。“什么,办学塾?”

“是,办学塾。”

“就为弟弟?”

“也是,也不是。吃一片肉何苦杀一头猪。要光为敬贤,事情都好办。”嘉庚说。

“我想把他寄到我爹那里去。”宝果建议说她爹是远近有名的秀才张建壬先生。

“那别的孩子呢?孩子没地方读书,成天胡闹。你不教好,他学坏。我想还是得把学塾办起来。”

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张宝果说。到底书香人家出身,知书识礼。“可钱呢?”

“咱家还有两千元。咱完婚时用余的。”

“孩子就要出世了。头男女孩,少不了花钱。”

“这好办。有钱多花,无钱少花。”陈嘉庚说。

“这事大。你要和娘商量。”宝果说。

母亲是难得的大善人,乐善好施,岂有不同意见之理。

经过一番努力,准备,祖祠修葺一新,全社统一的学塾办起来了,名曰“惕斋学塾”。孩子们大都上学了。在上学的孩子中就有天真充满稚气的陈敬贤。

## 兄弟加同志

□ 陈彬

陈敬贤8岁丧母,13岁由大嫂张宝果资助金戒指一只作川资,往新加坡投其父兄。同年,父亲回国定居,颐养天年。陈敬贤在其兄的教育、扶持下,立志发奋,要做一番事业。

陈嘉庚兄弟在他父亲破产后,同心协力,胼手胝足。几年工夫,就打开新天地,在新加坡的工商界崭露头角。

1910年春,陈嘉庚和陈敬贤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,两人同时在新加坡晚晴园剪去编发,同满清决裂,加入同盟会。誓词是:福建同安人陈嘉庚、陈敬贤当天发誓,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,平均地权。失信失忠,有始有卒。有渝次盟,任众处罚。

陈嘉庚和陈敬贤不仅是兄弟,而且是同志了。

陈嘉庚企业大发展,两兄弟都是“头家”;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、厦门大学,两人都是“校主”。即使在陈敬贤成亲之后,两兄弟也没分家。有一段时间,

陈嘉庚的妻妾儿女和陈敬贤伉俪都在新加坡,合成一个14人的大家。主持这个大家的是陈嘉庚原配夫人张宝果。

1913年,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校后,他就矢志为公益服务,矢志兴学办教育。陈敬贤与乃兄志同道合,两人同心又合力,但又难得相处。因为办学在国内,实业在国外。办学需要钱;赚钱得靠实业。办教育没人主持不行,搞实业没有主持也不行。为了共同的事业,兄弟两人在集美—新加坡之间走马灯似地往返穿梭。自1913年陈嘉庚回国创办集美小学校开始到1936年陈敬贤逝世止的23年间,两兄弟只有1913年10月到1916年10月这3年相聚在一起,和两次不足两个月的交接,其他时间都是各分东西:陈嘉庚回国办学,陈敬贤就在南洋经商;陈敬贤回国,陈嘉庚必定在南洋。

手足兄弟真如手足:前后左右不一,可方向目标一致,行动节奏统一。